

惊悚法庭小说

Phillip Margol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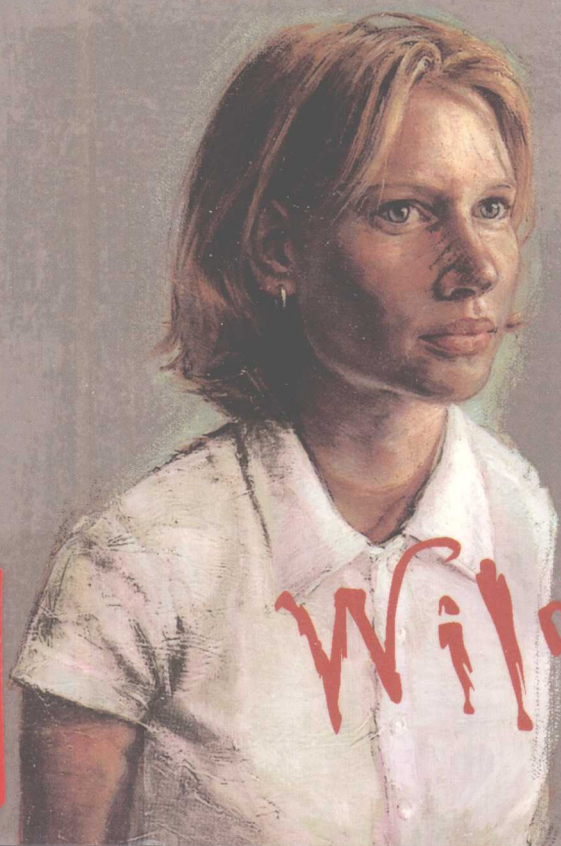
最后的正义

[美] 菲利普·马戈林 著
持健 译

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

全球销量一千万册

曾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Wild Justice

群众出版社

惊悚法庭小说

Philip Margolin

最后的正义

[美] 菲利普·马戈林 著
持健 译

1712.45
MGL

Wild Justice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正义 / (美) 马戈林著, 持健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6

(惊悚法庭小说)

ISBN 978-7-5014-4220-1

I. 最… II. ①马…②持…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5202 号

著 者: [美] 菲利普·马戈林
译 者: 持 健
责任编辑: 晓 潇

最 后 的 正 义

[美] 菲利普·马戈林 著

持健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电子信箱: qzs@qzchs.com

网址: www.qzch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1.5 字数 234 千字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014-4220-1 / I · 1732

定价: 26.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T: 010-52173000 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正义 / (美) 菲利普·马戈林著, 特勤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6

(警探约翰·斯宾塞)

(警探约翰·斯宾塞)

ISBN 978-7-5014-4228-1

I. ① 温... ② 斯... ③ 特... ④ 警... ⑤ 小说—美国—现代

WILD JUSTICE by PHILLIP MARGOLIN

Copyright: © 2000 BY PHILLIP MARGOL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EAN V. NAGGAR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QUN-ZHO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1-2007-5954

著: (美) 菲利普·马戈林

译: 特勤

责任编辑: 晓 洁

最后的正义

(美) 菲利普·马戈林 著

特勤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海丽园三区 15 号楼

电子信箱: qunzhong@163.com

网址: www.qzph.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1.5 字数: 326 千字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014-4228-1/I·1732 定价: 26.5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及时调换

电话: 010-52173000 转

文森特的手

一道闪电掠过，映出了等候在小机场跑道上的那架私人飞机。紧接着一声响雷，把克利福德·格兰特医生吓了一跳。格兰特向黑暗中扫视着，停车场没有车，跑道上也不见有车在移动。他看了看手表，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现在是十一点三十五分，马丁的人迟到五分钟了。外科医生的眼睛落在车里的小抽屉上，很想拿出放在那里的酒瓶，喝上一口，压压惊。但他知道，那样做的后果将会是什么。钱送来的时候，他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大雨越下越猛。正当格兰特打开雨刷时，一只大手敲了敲驾驶座另一边的车门。医生惊得身子一抖，向那边看去。最初，他还以为是雨水造成了视力上的错觉。然而，站在窗外盯着他的那个男人的确就是那么高大，简直像个庞然大物。他剃着光头，穿着一件齐膝的皮衣。

“把车门打开！”巨人发令道，声音粗暴而疹人。

格兰特立即照办。散落的雨点被一阵凉风吹进了车里。

“东西在哪儿呢？”

“在后面行李箱里。”格兰特费力地说了一句，同时大拇指向后面指了一下。男人将一只公文箱往车里一丢，“砰”地一声，关上了车门。公文箱光滑的皮面上落上了水珠，黄铜的锁闪着亮光。钱！格兰特不知道，对方将付给他们多少钱买那颗心脏；不知道他和搭档是否能拿到二十五万美金。

两下快速的敲击声使格兰特转过头去。彪形大汉正用手捶着行李箱盖。原来格兰特忘记把行李箱打开了。正当他要按动开启键的时候，一道闪电照亮了后视镜，镜中突然出现了好几辆汽车。格兰特顾不了多想，猛地一踩油门，一转方向盘，车就从柏油马路冲了出去，留下一股燃烧的轮胎胶皮味儿。与此同时，大个子也一下没影儿了，动作出奇的敏捷。格兰特隐隐约约地记得，当他冲过一辆警车和路旁的铁丝网时，听到了刺耳的金属撞击声。这时，枪声大作，车窗玻璃被打碎了，车子腾空而起。先是两个轮子着地，然后才恢复正常，向黑暗中急驰而去。

格兰特能够记起来的下一件事就是，他发疯似地捶打搭档家的后门。里面灯开了，窗帘移动了一下，搭档吃惊地看看他，然后才把门打开。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啦？”

“警察!”格兰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警察突袭。”

“在机场吗?”

“天啊!让我进去!我得进屋去!”

“这是那笔钱吗?”

格兰特点点头,一屁股坐在厨房餐桌旁的椅子上。

“把皮箱给我!”

格兰特把公文箱隔着桌子推了过去。随着“咔哒”一声,锁被打开了,露出一叠叠脏兮兮的百元大钞,都用橡皮筋捆着。随后,“砰”地一声,箱子又被关上了。

“出了什么事?”

“等等,我得……喘口气儿。”

“没问题。别紧张,你现在安全了。”

格兰特垂着肩膀,脑袋耷拉在膝盖之间。“我没有把货交出去。”

“什么?”

“马丁的人把钱丢在前排座上,心脏在后面行李箱里。他正要打开行李箱,我看到了警察,一害怕就开车逃跑了。”

“那么,那颗心脏……”

“还在行李箱里。”

“你是说,你把马丁给坑了吗?”

“咱们可以给他打个电话,”格兰特说,“把事情解释清楚。”

然而,回答他的却是一声狞笑。“格兰特,这种事情是没法对马丁解释的。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

“你没什么可害怕的。”格兰特悻悻地说,“马丁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害怕的应该是我。我们把这笔钱还给他就行了。我们又没做错什么,都怪警察去了机场。”

“你肯定他不知道我是谁吗?”

“我从来没提过你的名字。”

格兰特双手抱着脑袋,浑身直打哆嗦。“他会来跟我算账的,我的天哪!”

“这倒也不一定。”搭档的口气缓和了下来,“你不过是吓坏了,想得太邪乎。”

但格兰特的身体抖动得更厉害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方有力的手指在轻轻的揉捏着格兰特颈部和肩部紧张的肌肉。“你先要让自己镇定下来。”

那双手使格兰特觉得舒服极了——触摸和关心正是他此刻需要的。

“马丁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格兰特。相信我,我会把一切搞定。”

格兰特抬起头,用期待的眼光瞧着他。

“我认识一些人。”那个声音沉着而充满信心。

“他们可以去和马丁说说吗?”

“可以。所以你就别担心了。”

格兰特一下子放松了，极度的疲劳使他的脑袋耷拉了下来，刚才支撑着他的那根兴奋的神经终于开始松弛了。

“你还是很紧张。你需要喝上一杯。来点儿冰凉的西维斯威士忌，怎么样？”

自从看到车后面的警察，他居然一直没想到要喝酒。这足以证明，他害怕到了何等地步。突然之间，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渴望着酒精的冲刷。那些为他按摩着的手指松了起来，接下来是关柜橱的声音。随后，格兰特听到悦耳的冰块撞击玻璃杯的声音。紧接着，一杯威士忌送到了他的手中。格兰特一口将杯中的四分之一灌了下去。顿时，一股暖流让他闭上眼睛。他把冰凉的酒杯举起来，贴在了自己滚烫的前额上。

“很好，很好。”搭档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在格兰特的脖子根部轻轻拍了一下。接着，那只用来凿冰的尖锥在他脑后准确一击。他的身子猛地抽动了一下。

格兰特医生的头部重重地落在了桌面上。同时，搭档的脸上浮现出了满意的微笑。格兰特必须死！把二十五万元现金送回去——这种事连想都不该想。只是，那颗心脏应该如何处理呢？这位外科医生叹了一口气。摘除它的过程如此完美！然而，一切都白搭了。现在，只能先把格兰特的尸体装进汽车行李箱，再将那颗心脏切碎、洗净后，处理掉。

二

助理检察官已经问了逮捕嫌疑人的警官鲍尔斯三个问题。这时，艾曼达才意识到，他第一个问题问法不当，便猛地站了起来。“反对！传闻证据！”

罗伯尔德法官一副困惑的样子。“达特先生的问题怎么可能是传闻证据呢，艾曼达？”

“不是这个问题，法官先生。我想应该是……等一下，对了，是之前的第二个问题。”

罗伯尔德法官看上去一脸苦相，“既然你认为那个问题是传闻证据，为什么不在他提问的时候反对呢？”

艾曼达脸上火烧火燎的。“我刚刚才意识到那个问题失实。”

法官悲哀地摇了摇头，眼珠子往天上一翻，仿佛在问上帝，自己为什么非要忍受这个无能律师的折磨。“反对无效。继续吧，达特先生。”

艾曼达愣了一下，才意识到，“反对无效”意味着自己输了这一回合。她气急败坏地一屁股坐回位子上。这时，达特已问出了另一个致命问题。体验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社会吧——一个声音在她耳边轻轻说。艾曼达曾在全国最出色的法学院的证据课程中得了A，并在法学评论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有关传闻证据的文章。然而，她在法庭上

不能迅速思考，及时提出反对。现在，法官肯定会认为她是个笨蛋，而陪审团对她的看法只有天晓得了。

艾曼达感觉有人拍了拍她的胳膊。“别这么沮丧啦，朋友！”拉特利西亚·斯维特说，“你干得不错！”

“这下可好了！”艾曼达心想，“表现这么糟糕，连委托人都忍不住来安慰了。”

“鲍尔斯警官，你当时穿的衣服和现在一样吗？”达斯接着说。

“不一样，先生。我没穿警服，因为这是一次乔装行动。”

“谢谢你，警官先生。现在，请你向陪审团讲述接下来发生的事。”

“我问被告，她说的那种性关系要多少钱。被告说，她在马路对面的小旅馆有间房，更愿意到那里去讨论这笔交易。于是，我开车到了旅馆停车场，跟着被告进了107房间。”

“在旅馆房间里发生了什么？”

“我让被告说清各种性行为的价格。她说价格不同，从五十起，到两百块的所谓‘梦幻之夜’。”

“这个‘梦幻之夜’，具体指的是什么，鲍尔斯警官？”

“说实话，达特先生，这太复杂了，我记不住。我假扮嫖客，当时不便掏出笔记本做记录。”

鲍尔斯有一双纯真的蓝眼睛，一头卷曲的金发，笑起来十分迷人。艾曼达只在牙膏广告里看到过这样的笑容。回答那个“梦幻之夜”的问题时，他的脸甚至有些泛红。陪审团有两个女人看上去似乎巴不得从座位上跳起来，把这位警官的衣服撕扯下来。

鲍尔斯继续向法庭解释，当时他是如何以卖淫罪逮捕拉特利西亚的。艾曼达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她的质证显得苍白无力。当她讲完之后，达特说：“控方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随后，他转过身来，背对着陪审团，冲艾曼达得意一笑。艾曼达真想伸出中指羞辱他一下，可她的情绪实在低落到了极点，连这也顾不上了。她现在想的是，赶紧把她这第一个案子结束掉，回家剖腹自杀。再说，达特嘲笑她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在法庭上，他占尽了优势。

鲍尔斯警官离开证人席时，朝陪审团微微一笑。陪审团里的五位女士也全都向他报以微笑。

“被告方有证人要出庭吗，艾曼达？”罗伯尔德法官问。艾曼达却没有听见，脑子里想着头一天下午的事。当时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她的父亲弗兰克把拉特利西亚一案交给她，让她第二天早晨出庭。

“我怎么可能在没有会见证人、没有做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就头一次出庭辩案呢？”艾曼达紧张得要命。

“相信我！”弗兰克说，“对拉特利西亚这种委托人，你知道得越少越好。”

艾曼达把州检察院起诉拉特利西亚的材料看了四遍。之后，气冲冲地穿过走廊，到了父亲办公室，站在他的办公桌前，手里挥动着那些材料。“我到底该怎么办？”她气愤地质问道。

“打起精神来辩护呀！”弗兰克回答说。

“怎么辩护？这里面只有一个证人——一个宣过誓的警察。他将作证，说我们的委托人答应，只要给她钱，就会干那种我估计绝大多数人听都没听说过的事。”

“拉特利西亚自己会把事情说清楚的。”

“爸，别犯糊涂了。她有十三次前科，都是卖淫和行为不检点一类的。有谁会相信她而不相信那位警察呢？”

弗兰克耸了一下肩膀，“这世上的事很难说，艾曼达。”

“我可不能这样去打官司！”艾曼达坚持说。

“你当然可以！相信我，也相信拉特利西亚！你只需顺其自然，一切都不成问题。”

罗伯尔德法官这时干咳了一声，把自己刚才那个问题又重复了一遍。

“被告方有证人要出庭吗？”

“呃，有的，法官先生。”

艾曼达站起来的时候，那套名牌西装的裙子向上翻了起来。她想把裙子拽平，但又怕周围的人看到，于是只得就这样站在法庭上，长长的大腿露出一截，脸羞得通红。

“被告方请传证人——拉特利西亚。”

拉特利西亚离座去证人席前，凑到艾曼达耳边悄声说：“你什么也别担心，宝贝！等我宣完誓，你就问我靠什么生活；再问我对那名警察说了些什么，为什么那样说。以后的事，你就踏踏实实交给我好了。”

没等艾曼达回答，拉特利西亚就一扭一扭地走到前面去了。她的乳房和臀部奇大无比，艾曼达真怕她那件紧身的红套衫和黑色皮短裙被撑破。拉特利西亚还有一个橘黄色的假发，略微歪斜地顶在脑袋上。艾曼达把自己的委托人和阳光帅气的鲍尔斯做了个比较，心里沮丧得直想哭。

由于艾曼达对如何辩护没有任何计划，只好决定照她委托人说的去做了。

“拉特利西亚，”等她宣誓完毕，艾曼达问道，“你是靠什么谋生的？”

“我在波特兰大街上卖淫。”

艾曼达愣了一下，没想到委托人会如此坦白。但同时，她也松了一口气，因为拉特利西亚没有在宣誓之后撒谎。

“你可以把去年八月三日晚上发生的事情对陪审团说一下吗？”

“可以。”

拉特利西亚装模作样地转过身来，面对陪审团。“八月三日，我正在马丁·路

德·金路揽活儿，鲍尔斯警官开车过来了。”

“你知道他是警官吗？”

“是的，我知道。”

“你知道？”

“当然了。我看过鲍尔斯警官对我的朋友设过套儿。”

“那你为什么……呃，那后来呢？”

拉特利西亚拽了拽裙子，又清了清嗓子，才开始说话。

“鲍尔斯警官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上床。我知道他打算干什么，我刚才说了，我见过他把我的朋友抓进了局子。我知道，只要我不提钱的事，他就不能抓我了。于是，我告诉他说，我在马路对面的旅馆有个房间。我说，我想和他在那里商量我俩感兴趣的事。鲍尔斯警官问我，那些感兴趣的事都是什么。我跟他举了几个例子。他听了之后，好像蛮兴奋的。至少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他的脸变得通红，而且我还注意到他身体有个部位挺起来了。”

听到这里，陪审团有两个人互相看了看对方。

“后来发生了什么呢？”艾曼达问道。

拉特利西亚看看陪审团，又低下头看看自己的裙子。

“鲍尔斯警官把车停在旅馆的停车场。然后，我们进了我的房间。到了里面之后，我……这话我不大好意思说出口，艾曼达。不过，我知道不能撒谎。”

“你慢慢说吧。”艾曼达对她说。拉特利西亚点点头，深吸一口气，继续说：“我说过，我见过鲍尔斯警官。我觉得，他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男人。他那么年轻，那么腼腆。我那些被他抓进去的朋友都说，他很有礼貌，总是像对待贵妇人一样对待她们，一点儿也不像其他警察。所以，我呢……”

“你怎么样？”

拉特利西亚的眼睛垂了下来，再开口时，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说真的，我看上了鲍尔斯警察。刚一关上门，我就向他吐露了爱慕之心。”

陪审团听得聚精会神。法庭后面有人小声笑了起来。

“我知道，这听上去让人难以置信。”拉特利西亚面对听众说，“我也知道，鲍尔斯警官刚才作证没有提及我对他的爱慕之情。我不晓得，他把这个情节省略了，是因为不好意思呢，还是因为怕我难为情。他确实是个很懂礼貌的绅士。”

拉特利西亚端着肩膀，又把身子转向了陪审团。“进屋之后，我马上对他说了实话。我说，我知道他是警察。我还告诉他，我不过是个饱经沧桑的老妓女。可是，我对他的感觉前所未有的。鲍尔斯警察听了之后，脸红了，好像恨不得赶紧离开我似的。这我也能理解。他也许有了一个可爱的白人女孩儿，很性感的那一种。可我告诉他，我想要的只是这一夜的恋情，完了之后，他可以把我送进监狱。因为对我来说，如果能得到他的一夜情，就是坐上一辈的牢也值得。”

拉特利西亚的脸上淌下了几滴眼泪。她闭上嘴，从皮包里掏出一块手绢，把眼泪拭去，对陪审团说：“对不起。”

“你想喝点水吗？”艾曼达问她。眼前这戏剧性的一幕完全出乎她的意料。这时，达特跳了起来。

“我反对！法官，这太过分了。”

“是啊，我想，你也不会相信这些的，检察官先生，一个像我这样的老肥婆居然会爱上年龄只有一半的年轻人。可是，难道我就不能有自己的梦想吗？”

“法官先生！”达特请求罗伯尔德法官。

“被告有答辩的权力，达特先生。”罗伯尔德法官的口气使陪审团意识到，他一点儿都不相信拉特利西亚的表演。尽管如此，陪审团有几人还是显露出了对公诉律师反感的神色。

“我没有太多可说的了。”拉特利西亚最后说，“我为爱情赌了一把，结果输掉了。我准备接受命运的安排。不过，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从没打算要那个男人的钱，我要得到的不过是爱。”

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弗兰克身材魁梧、面色红润、黑色的卷发中夹杂着少许银发。他的鼻梁年轻时曾断过两次。这使他看上去不像个律师，更像个货车司机或装卸工。此时，弗兰克正在办公室口述一封信件，艾曼达手里挥动着拉特利西亚的卷宗，走了进来。“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弗兰克笑了一下，说：“官司你打赢了，不是吗？”

“问题不在输赢。”

“卡茨坐在法庭后面。他说，你的表现不算太糟糕。”

“你让卡茨去看着我被羞辱吗？”

“他还说，你看上去吓坏了。”

“我是吓坏了。谁让你给了我这么一个荒唐的案子呢！”

“第一次打官司，不管是什么案子，都会害怕。我第一次出庭，一直想着，出示证据前应该说些什么话，可总也想不起来。”

“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

“别气啦！我的第一场官司还打输了呢。我知道，只要拉特利西亚做你的委托人，不管你表现如何差劲，至少你还有赢的希望。我替她打了好多年官司了。一般情况下，她都会没事的。卡茨说，陪审团只用了二十分钟，就做出了决定。”

“二十二分钟。”艾曼达勉强笑了，“我必须承认，打赢官司的感觉真好。”

弗兰克笑了，“卡茨还说，你的终结辩论精彩极了！尤其是你对陪审团说，你翻遍了俄列冈的法律，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条文，可以把爱定为犯罪。”

艾曼达咧开嘴笑了。那句话她说得的确很漂亮，但她马上又绷起了脸。“我还是觉得，你很坏。”

“孩子，你现在成了英雄了！整个事务所的人都在斯卡莱提酒吧等着为你庆功呢。”

“天哪，见鬼！他们准得笑话我。况且，我又没做什么，是拉特利西亚编的那套故事赢了这场官司。”

“别这么说！辩护律师绝不能过于谦虚。胜了要尽量吹嘘自己，而败了是因为法官不公正、陪审团无知、公诉人刁钻野蛮。至于现在嘛，你可是我们事务所惟一保持不败记录的律师哟。”

在拥有自己的住处之前，艾曼达和弗兰克一起住在东湖区那栋绿色尖顶的维多利亚房子里，并在那里长大。九年前，艾曼达上了大学，就只有暑假和节假日才回家。这些年的独立生活后，再回到二楼那间从小就属于她的卧室，让她感觉怪怪的。房间里充满了她年轻时代的记忆，墙上挂着高中和大学毕业证书，茶几上摆满了她在游泳比赛中获得的奖杯和奖章。那些镶嵌在镜框中的剪报，记叙了她在体育方面的不凡表现。

晚上十点钟，艾曼达精疲力尽，带着醉意上了床。不过，她憋了一肚子气，怎么也睡不着。弗兰克不该在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把她推到法庭去，就像三岁时他把她推进少年体育中心的游泳池教她游泳一样。弗兰克在发言中还把今天法庭上的获胜和她在州立高中一年级意外夺得游泳冠军相提并论，简直让艾曼达无地自容。她希望父亲不要把她当成小孩，应该认识到她已长大成人，具备了足够条件，可以跻身于任何一家律师事务所。

艾曼达已快忘了弗兰克是多么专横了。他以为自己总是知道怎样才是对艾曼达好。这简直让她无法忍受。对于来弗兰克的事务所工作是否是个错误，艾曼达今天晚上并非第一次考虑。当时，旧金山有好几家律师事务所都想让她去。另外，她还可以听从麦迪逊法官的劝告，申请到联邦最高法院工作。

艾曼达盯着卧室天花板上的影子，问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回波特兰来？不过，对这个问题她已经知道答案了。自从懂事起，知道父亲是做什么的后，她就一直被刑法的神秘所感染，并为之痴迷，而弗兰克又恰恰是最出色的刑事辩护律师。她从小就看到父亲如何征服陪审团，如何挫败对方的证人。弗兰克曾经搂着她，面对记者的采访；曾经和她一起坐在厨房的餐桌上一边喝着热可可，一边讨论应辩策略。当艾曼达法学院的同学谈论着将来能挣多少钱的时候，她想的却是将要拯救多少清白无辜的人。

艾曼达侧过身来，眼睛这时已经习惯了黑暗。她看着房间里弗兰克整理好的那些象征着成功的奖状，心里明白，弗兰克想要在她身上找到自己失去的童年。她知道父亲爱她，他想使她得到生活中最美好的一切。而艾曼达想的却是能够有机会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三

玛丽从手术室冲了出来。这位护士一边沿着医院拥挤的走廊快步走着，一边低下头来掩饰着脸上的泪水。没过一会儿，文森特医生气势汹汹地从同一扇门里追了出来。这位粗壮的外科医生赶上玛丽，一把攥住了纤弱的女护士的手臂，将她拽到跟前。“你这个愚蠢的畜生！”他恶狠狠地骂道。

走廊上的家属、病人和医院工作人员都停下脚步，吃惊地瞧着这位怒气冲天的外科医生和被他痛骂的女护士。

“我跟你说了……”

“你把杯子换了！你这个笨蛋！”

“我没有。你……”

文森特把她推搡到墙上，脸凑到畏畏缩缩的护士几寸远的地方，瞪着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脖子上青筋绽出。“不许你跟我顶嘴！”

“文森特，你这是在做什么？”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

文森特转过身来。一个高个子女人向他走了过来，一头淡褐色头发和运动员一样的身材。她穿着宽松的咖啡色裙子和白色医生罩衫，一双绿眼睛死死盯着文森特。

文森特把火气转向新来的女人，“这不关你的事，杰斯汀。”

女人在离文森特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把你的手从她身上放下来。否则，我要把你告到医务监察局去。我想，再让人告一状，你就不好办了。况且，这一次还有许多证人在场。”

“有什么问题吗，杰斯汀医生？”

杰斯汀看了一眼站在她旁边的宽肩、穿着绿色手术服的男子。他胸前那块黑色塑料牌上面写的是安托尼。

“没有问题。因为文森特医生就要离开了。”杰斯汀说着，又转过脸来盯着文森特。文森特太阳穴上的青筋跳了一下，全身肌肉紧绷。他刚要发火，但突然注意到聚在周围的人群，便松开攥住玛丽的手。杰斯汀走近文森特，仔细打量他的眼睛。

“天哪！”声音虽然不高，但旁人还是能听到：“你吸食了什么毒品吗？你做手术时吸毒了吗？”

文森特攥紧拳头，像是要动手打杰斯汀。但随后，他转身推开围观的人群，走开了。玛丽靠在墙上，身体支撑不住，差一点瘫倒在地上，被安托尼一把拉住了。

“你没事吧？”他轻声问道。

她边哭，边点了点头。

“咱们找个人少的地方吧。”杰斯汀说着，拉着玛丽的手，来到实习医生休息的房

间。杰斯汀劝说受到惊吓的护士在靠墙一张窄铁架床上躺下。

“这是怎么回事？”杰斯汀等玛丽恢复常态后问。

“他说是我把杯子换了。可是我没换。他往注射器里装药水的时候没有看。”

“说慢一点，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玛丽做了个深呼吸。

“这样才好，放松些。”杰斯汀说。

“文森特医生做的是腕骨手术，手术前要用利多卡因把病人的手麻醉。”

杰斯汀点点头。

“然后，缝合之前，用过氧化氢把伤口冲洗干净。”

杰斯汀又点点头。

“利多卡因和过氧化氢分别装在两个杯子里。文森特医生非要自己往注射器里装药水。他装的时候没有细看。”

“他把过氧化氢当作利多卡因注射给病人了吗？”杰斯汀简直不敢相信。

“我试图告诉他，他搞错了。他却让我闭嘴。后来麦尼恩太太，就是那个病人，抱怨说她刺痛。他又给她注射了一次，结果病人痛得叫起来了。”

“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杰斯汀厌恶地摇着头说，“他怎么可能把过氧化氢当成利多卡因呢？一个是透明的，另一个里面有气泡。这就跟分不清香槟酒和水一样。”

“我的确想告诉他，可他就是不听我的。要不是麦茨勒医生制止了他，我真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不是我的错，我发誓没把杯子放错地方。”

“你想把这件事报上去吗？我会给你作证的。”

玛丽吃了一惊，“不，不，我不必非要报告，对吧？”

“这要由你自己决定。”

玛丽害怕地睁大了眼睛，“你不会去报告的，对吗？”

“除非你想让我去。”杰斯汀用安慰的口吻说。

玛丽低下头，又哭了起来，“我恨他！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她哽咽地说。

“我当然知道。”杰斯汀说，“那个狗东西是我丈夫。”

安东尼显出很吃惊的样子。

“我们分居了。”杰斯汀狠狠地说。

她递给玛丽一张纸巾，“你何不回家休息一下？”杰斯汀说，“我们会找护士长替你把事情讲清楚的。”

玛丽点了点头。安东尼打电话替护士请好了假。

“绝不能让他再这样下去了。”玛丽刚一离开房间，杰斯汀就对安东尼说。

“你刚才说文森特医生手术前吸毒是真的吗？”

杰斯汀看看安东尼，脸色气得通红。“他一天都离不开可卡因，随时都有可能出医疗事故。我知道，如果不采取措施，他非把病人害死不可。可我什么都不能说。他

是个正经外科医生，而我只是个实习医生。况且，我还在跟他打官司离婚。谁也不会把我的话当真。”

“我明白你的意思。”安托尼沉思地说，“这让你很不好办，尤其是玛丽护士不愿意向上报告的话。”

“我又不能强迫她。她吓坏了。”

安托尼点了点头。

“对了，我要谢谢你过来帮我。如果你不在，真不知道文森特会干出什么来。”

安托尼笑笑说：“你刚才好像也蛮行的嘛。”

“还是应该谢谢你。”

“这是哪儿的话？咱们这些可怜的实习医生应该抱成团儿才对呢。”安托尼看了看墙上的钟，又说，“坏了，我得赶紧走了！否则，就赶不上手术了。”说完，英俊的实习医生迈大步，沿着走廊走了。杰斯汀在后面看着他，直到他转过弯去。

四

马丁黄褐色的头发越来越稀疏，土黄色的眼里总是泪涟涟，肤色苍白，像一个终日很少出门的人。他的穿着打扮也很低俗。经常穿一条橘黄或绿色裤子，上面是一件色彩很艳的夹克，系一条极为肥大、早已过时的领带。这身打扮使他看上去傻乎乎的。但他不在乎这些。通常等到对手意识到低估了他的时候，早就见上帝去了。

马丁一开始是在班尼·迪手下做打手。但以他的聪明劲儿，是不可能久居人下，干这种打打杀杀的事的。现在，马丁掌控着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一带最大胆、最高效的犯罪组织，而班尼·迪却早就不见踪影了。

马丁的得力助手阿特是个彪形大汉，长着两片厚嘴唇，一只肥大的鼻子，和一对极细的眼眉。人们传说，他替黑帮要账的时候，大脑袋撞起人来比电击还厉害，令欠债者望而生畏。阿特的脑筋没有马丁灵，可他俩在暴力方面却不分上下。马丁在黑道平步青云时，阿特一直对他忠心耿耿，惟命是从。

这天，阿特一瘸一拐走进位于丛林夜总会后马丁的办公室，隔着桌子坐在老板对面。他是在机场闪躲格兰特的汽车时撞在路旁石头上，把腿碰伤了。这间办公室很小，里面的家具都是些破破烂烂的二手货，薄薄的墙壁上挂着几张裸体女人的画儿和机油公司送的挂历。脱衣舞夜总会里面刺耳的音乐让人很难听清彼此间的讲话。马丁故意让夜总会显得很破败，好让国税局无法摸清它的财务状况。

“怎么样？”马丁问道。

“格兰特不见了。我们到他家里和医院查过。在机场被查抄后，没人见过他。”

马丁沉默无语。不了解他的人会觉得，他看上去似乎很轻松。但阿特知道，他那

种突如其来的狂怒就要爆发了。

“这太糟糕了，阿特！我损失了二十五万美金！就因为这个骗子，让我不仅没赚到钱，声誉还受到了影响。”

“如果他当时没有带着那颗心脏跑掉，我们就会被捕了。”

马丁瞪着阿特，直到这个巨人低下头来。“他现在在哪儿？”

“没有人知道。我和尤金搜了他家，什么都没发现。估计有人抢在我们前面了，但我不能肯定。”

“警察吗？”

“不像。那里太整齐了。”

“他的搭档？”

“有可能。”

“阿特，他是谁？”

阿特有些迟疑。他一向不喜欢把坏消息告诉马丁。“我找到一个线索。电话公司的朋友把格兰特的电话记录给了我。他往西山区的一个号码打过几次电话。那是文森特医生的号码。”

“他是外科医生吗？”

“是的，在圣弗朗西斯医疗中心上班。”

马丁的眼睛眯了起来。格兰特在圣弗朗西斯医疗中心有不少便利条件。

“格兰特公寓对面一位太太说，来找他的人不多，可她见过一个女人和一两个男人找过他。总之，女人长得很漂亮。邻居还因此和格兰特开过玩笑。她说格兰特听她提到她时很紧张，说她叫杰斯汀，是医院里的同事。”

“那又怎么样呢？”

“她是个医生，一个外科医生。这还不算，杰斯汀和文森特是两口子。”

马丁沉思了一下，阿特坐立不安地等着。

“你认为格兰特是被警察抓起来了么？”马丁问道。

“我们在警察局的人说没有。”

“调查一下那两个人的背景，阿特。”

“这我已经在做了。”

“我要找到格兰特！我要找到他的搭档！我要把我损失的钱找回来！这三件事办完后，我要找一颗心脏，弥补我上次丢掉的那一颗！”

五

圣弗朗西斯医疗中心的院长斯文德尔医生在电脑桥牌赛赢了一注之后，看了看手

表。他让前来约会的人等了二十分钟了。斯文德尔薄薄的嘴唇上浮现出了一丝笑意。他了解文森特医生。这样的等待对他来说，无异于煎熬。不过，也只能如此。让文森特委屈一下，会对他有好处。

斯文德尔按动一下鼠标，电脑上的桥牌比赛不见了，换上来的是一幅爱因斯坦和达芬奇在打网球的背景画面。网球是斯文德尔擅长的另一种运动。这位院长先生此时站起身来，走进专用卫生间，在镜前整理了一下领结。他自认为是个美男子。他身穿花格呢运动夹克，里面是蓝色牛津衬衫，裤子上裤线笔直。虽然人已经四十五岁了，但仍像当年在耶鲁大学读书时那样英俊帅气。尽管金发变得有些稀疏了，看东西也不得不戴上金丝眼镜，但每天早晨，他会去威拉麦特湖划船。因此，体重仍保持在大学时的水平。

斯文德尔回到办公室，又看了一下手表——二十五分钟，他得意地想，文森特肯定等得快发疯了。好吧，没必要做得太过分。他探过身去，按了呼叫秘书的按键。

“沙洛特，请让文森特医生进来吧！”

斯文德尔做好了准备，等着看来客发火。他没有失望。沙洛特刚把办公室的门推开，文森特就冲了进来。那种场面使斯文德尔想起了他在巴塞罗纳看到过的一场斗牛。沙洛特就像一名斗牛士，那扇门成了他的披肩，而那头公牛……想到这里，斯文德尔不得不强忍住笑。

“我在外面等了半个小时了。”文森特说。

“对不起，文森特。我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长途电话。”院长平静地说。假如文森特注意到他的电话机上通话的显示灯并没有亮着，一定会知道，斯文德尔在撒谎。是不过，斯文德尔赌定他不会知道。“请坐吧。”

“你找我干什么？”文森特问道。

斯文德尔往椅背上一靠，两手合拢在一起，说：“我收到了一份令人不愉快的举报，是关于你的。”

文森特怒气冲冲地瞧着斯文德尔。院长注意到，这位外科医生的脸涨得通红，头发乱蓬蓬的，衣服也很不整洁，表情中透着明显的烦躁不安。也许，有关他吸毒的传闻真有其事。

“你昨天在公共走廊上有没有跟一名护士过不去？”

“过不去？”文森特的口气带着嘲讽，“这是什么意思？”

“你很清楚这是什么意思，文森特。”斯文德尔不急不忙地回答，“你有没有和玛丽过不去？”

“是谁告诉你的？”

“这个我不能透露。有这回事吗？”

文森特冷笑了一声，说：“没有。我没有和她过不去！我只是在训斥她！”

“原来是这样。那么你，呃，是当着病人和医院员工的面训斥她的吗？”